

艺海观澜

微短剧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,这种快速“拔节”也带来“成长的烦恼”。用户规模的剧增,为微短剧创作拓展题材、创新表达提供了更大空间,也为其精品化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。

微短剧精品化

锤炼匹配用户规模的艺术品质

张明磊

“看微短剧的人,比点外卖的人还多。”中国网络视听协会不久前发布的《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(2024)》(以下简称《白皮书》)显示:截至2024年6月,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达5.76亿人,占整体网民的52.4%,超过网络外卖、网络文学和网约车用户数量,快速跃居数字生活榜单前列。

微短剧的火热是观众和创作者共同创造的。先是数以亿计的网民用手指刷出了短视频“泼天的流量”。创作者们敏锐感知到短视频已改变了人们的接受习惯,为“微短剧”这一新媒体文艺形式跑通了赛道。再是微短剧几分钟、多反转、强情绪的呈现形式,实时嵌入用户碎片化时间,满足快速获得审美愉悦的需要。由此,微短剧逐渐覆盖老中青各年龄层,成为人们指尖上的“精神食粮”。

与普通短视频不同,微短剧不是生活的“复制粘贴”,“造梦”是它吸引观众的法宝。微短剧正是抓住并放大了这一点,善用快节奏叙事,讲述曲折人生故事。小人物“逆袭”、互相奔赴的爱情、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……综观几种典型叙事模式,它们的共通之处,就在于制造梦想成真的“爽点”,让观众体验不同人生圆梦的快乐。据《白皮书》统计,微短剧用户的观剧诉求中,“开阔眼界”“体验不同人生”位居前列。《大妈的世界》通过日常小事里的笑点、泪点、反转点,带年轻观众走近老年人的精神世界,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;《开局一座山》讲述主角进入游戏世界、经营连锁火锅店的“创业史”,给人以“走上人生巅峰”的极致体验……无论青年成长、老年生活,还是创业故事、婆媳关系,每个用户都能从中看见自己,看见生活的可能。

《白皮书》显示:今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504.4亿元,同比增长34.90%;在海外,来自中国的微短剧应用,包揽同类别下载量前三,为中国文娱产品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。作为新生事物,微短剧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,这种快速“拔节”也带来“成长的烦恼”。在流量追求下,格调不高、千篇一律,过度强化二元对立、非黑即白,这样的作品屡见不鲜。这也说明微短剧实现艺术张力的手段还很有限,在题材和主题上仍然缺少开拓。用户规模的剧增,为微短剧创作拓展题材、创新表达提供了更大空间,也为其精品化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。

微短剧走好精品化之路,首先应保持特色。精品化不意味着横屏化、长时化,不是照搬其他视听形式。开门见山的“6秒原则”,几组镜头、几个场景、几句台词的紧凑叙事,让观众津津乐道,这类微短剧独特的艺术特性,应当保持下去。其次要增加营养。注意力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,每天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,用户容易被带有强烈情感和鲜明立场的内容所吸引。微短剧抓住了这样的用户心理,但不能只做问题和情绪的“放大器”,还要用艺术的方式解答问题、升华情感。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“跟着微短剧去旅行”创作计划的引导下,《我的归途有风》《你的岛屿已抵达》《恋恋茶园》《东坡先生赶考记》等作品,从厚植内涵、传递向上向善力量方面作出探索,赢得大量关注和点赞。这也充分证明,传递温暖和希望,微短剧大有可为。同时要保持丰富性。“都在一个题材上挤”,叙事手法“路径依赖”,是“劝退”观众的毒药。丰富微短剧的素材库是繁荣创作的必然要求,更是观众群体更加细分的切实需求。

作为百姓喜爱的新文艺形式,微短剧塑造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文化新业态,激发着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。现在,编剧人才扶持、人工智能赋能、IP培育运营等产业新业态令人欣喜,相关支持措施落地生根,都为微短剧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能量。微短剧如同一位翩翩少年,朝气蓬勃和不够成熟是其两面,在观众的陪伴和反馈中成长,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
文艺评论



满怀热情地畅想新生活。这种热情也是身边乘客们的共同情感:“人们谈论着土地改革以后的新气象”“谈论着缴纳公粮的迅速和整齐”。不难想见,在他去过的地方,在旷野里,在田间地头,新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情感氛围中徐徐展开,人们的生活因与宏阔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而充满意义。良好的党性修养,使得朱明山从容应对棘手的现实问题,也能够妥善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他有充分理解现实情境的能力,也具备对未来生活全新可能的想象力。正因如此,全书在对现实生活复杂细致的描画之外,洋溢着乐观的精神和浪漫的情怀。

相较于《创业史》对风景描写的节制以及偏于史诗的凝重风格,《在旷野里》颇多抒情之笔,不仅自然风物足以感发人物的情志,书中主要人物对未来愿景的想象更具浪漫色彩。朱明山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设想、对可能改善的家庭生活的希望,李瑛对美好爱情的憧憬、崔浩田对个人事业的追求等,皆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。这些憧憬与想象,并非凌空蹈虚的空想,而是扎根于具体的、正在展开的新生活的现实语境之中。在柳青看来,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是简单的结合,而是“化合”。朱明山们正在从事的是未曾有过的全新创造,一切尚在未定状态,有待攻坚克难、化为现实。这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,是以愿景为指引、有力推进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精神力量所在。表现在文学上,就是永远关注现实,始终向美好生活的创造敞开。

柳青佚作《在旷野里》并未完成,也未达到后来《创业史》那样叙事上的完整和成熟,但它的现实感、真诚劲儿清新扑面,思考的深度和笔力的遒劲都带着典型的柳青范儿。从米脂3年到长安14年,从《种谷记》《在旷野里》到《创业史》,柳青走出了一条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,以文学叙事充分参与社会实践的创作道路。柳青的创作精神和文学遗产启发我们,小说家要有宏阔的历史观和清醒的现实关怀,要在密切关注现实中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现实意义。新时代,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生生不息,书写人民史诗的文学实践有待我们接续奋斗、再谱华章!

(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)



左图为小说《在旷野里》封面。版式设计:张丹峰

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

评柳青长篇小说佚作《在旷野里》

杨 辉

柳青关注现实生活,书写现实生活,力求从中揭示一些问题,给人以启发、影响和引导、教育,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。在柳青看来,“真正进步的作家,在每个时代里,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”“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、尽可能美好、尽可能感人的形象,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理想传达给人民,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”。《在旷野里》聚焦具体的生活实践,刻画人物思想转变的过程,回应时代的思想文化课题,展现出文学作品对经世致用的追求。

塑造与新生活相应的新人形象

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关键,是“新人”的塑造。“新人”不仅是文艺作品召唤和形塑的对象,更是建设新中国、开辟新境界的关键。从《保卫延安》到《在旷野里》,革命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不同,“新人”所秉有的观念、情感和行为存在差异,因此需要持续的自我革命。不断创造与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“新人”形象,也是社会主义文学中应有之义。

倾心书写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创造,是柳青小说的重要特征。《在旷野里》10余个人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,可以约略归结为“新生活”和“旧观念(经验)”之间的冲突,高远的生活理想与具体的现实情况的冲突。赵振国、白生玉均属老干部,有着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。步入新生活,他们不仅面临着旧经验无从解决新问题的困惑,还面对着工作和生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。

促进不同人物观念、情感转变的关键人物,正是朱明山。他来到基层,立志在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中有所作为。他站在革命工作的全局考虑利害得失,即便发觉梁斌工作方法不当,也不埋怨排挤对方,而是努力帮助梁斌改变观念,携手并进。这样的新人,无疑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。在他的引导和感召下,梁斌、赵振国、白生玉等人物原本落后的观念逐渐转变,那些尚处于思想形成期的如李瑛、崔浩田等年轻干部,也因为有了可以学习的榜样,内心愈发笃定。

表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形象,也是《在旷野里》一个重点。书中塑造的种棉能手蔡治良善于思考,颇具创造力。他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除虫新方法,避免了旧方法的弊端,大幅提高了除害效率。蔡治良可被视为具有新的思想、心理、情感的新人——如《创业史》里梁生宝般能够引领农村新生活的典范人物。依照全书的基本格局,可以想见,在完成棉铃虫歼灭战、促进基层干部思想转变后,《在旷野里》接下来可能要谈及的便是群众观念的转变。这一课题在《创业史》中得到了更为细致、充分的展开。

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“化合”

《在旷野里》描述的灭虫战斗可谓惊心动魄,少数干部思想的滑坡也得到深入刻画,但全书仍然洋溢着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喜悦之情。作品甫一开篇,朱明山在车上

的能力,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就会受到影响。如何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,正是小说《在旷野里》主人公、新任县委书记朱明山面临的紧迫问题。

作品首先讲述了县里集中各方力量消灭棉铃虫的工作。这一工作包含双重意义:它既是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举措,也是校验基层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的契机。县委书记朱明山和县长梁斌、县委组织部部长冯光祥、县委宣传部部长吴生亮,以及机关干部白生玉、李瑛,区领导张志谦、崔浩田,携带着既往的经验,投入全新的工作之中,一场不同观念和工作作风的复杂博弈就此展开。初入新环境,朱明山并不急于表态,而是先充分了解干部心理和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具体问题,然后谨慎地开展思想工作。他明白,不能再用战争年代暴风骤雨式的方法面对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,要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,党员干部先得完成自我教育。不仅从老区过来的工农干部需要学习,年轻的新干部也需要学习,学习新的观念、新的知识,在具体的事上磨练。

作家柳青长篇小说佚作《在旷野里》近期出版发行。作品写于1953年,其展现出来的思考现实的深度、书写生活的笔力,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。

——编者

核心阅读

柳青关注现实生活,书写现实生活,力求从中揭示一些问题,给人以启发、影响和引导、教育,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

倾心书写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创造,是柳青小说的重要特征。《在旷野里》10余个人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,可以约略归结为“新生活”和“旧观念(经验)”之间的冲突,高远的生活理想与具体的现实情况的冲突

柳青的创作精神和文学遗产启发我们,小说家要有宏阔的历史观和清醒的现实关怀,要在密切关注现实中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现实意义

1952年5月,在《和人民一道前进——纪念毛泽东同志(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)十周年》一文中,柳青认识到,高尔基、鲁迅等作家之所以有其“独到的思想和独创的风格”,就在于“他们是拿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”。“到生活中去”,成为这一时期柳青思考并实践的方向。在他看来,“我们伟大祖国就要开始的建设,不仅仅是社会的建设,而且是社会意识的建设”。

约一年以后,柳青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在旷野里》(未完)。《在旷野里》是一部描述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交互成就的重要作品。人民的伟大实践不仅包含着新生活的持续创造,还意味着拥有新思想、新情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。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构成这部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的主要内容。



以小说叙事开掘和回应现实课题

起初,柳青打算写一部“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、新心理和新表现”的作品,起因是“一些老熟人、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,不畏艰险,优秀卓越,再观我国核事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,展现隐姓埋名、把青春甚至生命献给祖国的英雄群体。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,通过现场原声和拟声音效,转化为丰富的听觉体验,让人“声临其境”。几位配音演员的精彩演绎,高度还原大众熟知的历史人物的声音形象,让观众虽不见其影,却能够产生亲近感。除了第三人称讲述,作品还穿插了几位主人公后人的采访口述,翔实又感人肺腑,为故事讲述增添了不少真实细节。几首原创音乐旋律动人,升华了剧情和英雄形象。不过,声音形式难以直观展开科学内容,制约了听众对核试验之难的体认。广播剧呈现此类题材,在艺术表达上还有创新空间。

(孔泽明)

广播剧《惊天动地》海报



看台人语

声音还原壮阔历史

1964年10月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“东方巨响”震惊了世界,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。三集广播剧《惊天动地》以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位司令员张蕴钰的视角,带听众走近60年前的马兰基地,再现我国核事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,展现隐姓埋名、把青春甚至生命献给祖国的英雄群体。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,通过现场原声和拟声音效,转化为丰富的听觉体验,让人“声临其境”。几位配音演员的精彩演绎,高度还原大众熟知的历史人物的声音形象,让观众虽不见其影,却能够产生亲近感。除了第三人称讲述,作品还穿插了几位主人公后人的采访口述,翔实又感人肺腑,为故事讲述增添了不少真实细节。几首原创音乐旋律动人,升华了剧情和英雄形象。不过,声音形式难以直观展开科学内容,制约了听众对核试验之难的体认。广播剧呈现此类题材,在艺术表达上还有创新空间。

多线叙事突出特色

近来,围绕“微短剧+非遗文旅”,不少作品进行了有益尝试。《一梦枕星河》把镜头对准文化底蕴深厚、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州,讲述古城保护与更新故事。多线叙事交叉并进,突出了微短剧快节奏特质。女主角朱依然修复桐叶扇,重振扇坊,是“非遗线”;男主角沈枫采集古城民居信息、推进古城数字化修复,是“古城线”;两人的沟通交往,则为“情感线”。几条线索共同指向传统文化的当代焕新,带观众领略中式生活美学。主创团队与非遗传承人深度对话、实地调研文保单位,辅以前制作上的用心打磨,使作品画面精美、细节充沛,在服化道和镜头调度上,具备了长剧甚至纪录电影的质感。苏绣、昆曲、传统美食频频亮相,盘门景区、唐寅故居、畅园不时入镜,体现出创作者塑造“打卡点”的用心构思。更巧妙地将戏剧矛盾冲突与文旅深厚内涵相融合,使作品兼备精彩故事与精美画面,是这类题材微短剧可以提升的地方。

(刘蔚萍)



微短剧《一梦枕星河》海报